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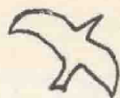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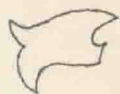
浪踪云影

吴之南散文选



浪踪云影

——
吴之南散文选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浪 踪 云 影

著 者：吴 之 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北京通达计算机服务部

印刷者：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8. 75

字 数：185. 500

版 次：199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 001—1, 000

书 号：ISBN 7—5033—0411—1/I • 464

定 价：4. 6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吴之南，湖南湘潭人，1930年生于上海，长于江西，1948年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1949年参军，在四野41军工作，历任文工团员、文化教员、新闻、摄影干事、创作员等职。曾立小功、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五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幼酷爱文学，1947年发表过散文《战争的幻象》(翻译)。解放后，陆续在《解放军文艺》、《作品》、《长江文艺》、《人民文学》、《昆仑》等刊物上发表过散文、杂文、诗歌、中短篇小说。1965年调总政解放军文艺社担任散文、小说编辑、小说组组长。粉碎“四人帮”后任该社副社长。1987年退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序

黄浪华

按说序都应当是名人所作，这样可以为别人的作品增添光彩。我这个无名小卒却要为本有分量的书写序，大有斗胆的意味了！这并不是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而是本书的作者吴之南同志，不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师和领导。承蒙他对我的青睐，再三请我作序，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是从作品中认识吴之南同志的。记得那是60年代的初期，我和一批广州的大学生，作为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应征服兵役的有文化的青年，入伍来到了海南岛五指山区。那里的条件异常艰苦，抬头见山，出门爬山，工作挖山。然而，苦却磨练着我们的意志，也激荡着我们年轻的心，使我们纷纷拿起笔来歌颂火热的连队生活。我们连队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每当在田头地尾歇息的时候，总爱凑在一起，谈自己读到的喜爱的作品，谈每个人的新创作构思。一份《解放军文艺》杂志，成了最受我们欢迎的刊物。一天黄昏，我们刚收工回到营房，文书就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偷偷地塞给我一本《解放军文艺》，说：“刚来的，又有好文章！”“哪篇？”我

小声问。“《高原书简》^①，太棒了！太棒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晚点名，等到了吹熄灯号。我赶忙爬进蚊帐里，把被往头上蒙，就在被子里打亮手电，翻开了《高原书简》。

我立即被那优美细腻的文笔吸引住了，仿佛一下子带我飞到了青藏高原那神奇的世界里，和作者一道领略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自然风光，品尝高原战友那艰苦而又有意义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对高原的风云变幻观察得竟如此入微：云彩初生时是怎样的，成年的云又是怎样的，活动的云又怎样……我反复地默默吟唱着其中精采的片断，直到连长查铺时，发现我在偷看书，克了我一顿，我才掩卷睡下。不过，这时已是换第四班岗哨了。

《高原书简》一时间成了连队指战员谈话的话题。我们连的那个文书，甚至可以背出其中好几段有关云彩的描写。

不久，我参加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举办的创作学习班，才知道《高原书简》的作者吴之南同志是我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心里不禁油然升起一股亲切感。从此，我便开始注意吴之南同志的作品。他在这前后发表在《作品》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掠鲨记》，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的报告文学《敢教沧海变桑田》等等，我都设法找来细读。对于当时我这个刚刚迈进文学门坎的青年来说，因为这些作品写的都是我熟悉的环境与人物，读起来备感亲切，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吴之南同志就这样成了我的未曾谋面的老师！

1973年，我调入总政治部，当了一名《解放军文艺》杂志的小说编辑。巧得很，我们小说编辑组的组长就是吴之南

① 该文为收集在本集子中的《西行散记》一部分

同志。这位受我尊敬的老师能作为我的直接领导，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从此，我们就在一起，共同为繁荣军事文学并肩战斗了十几年。

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好领导。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里，“四人帮”点火烧荒，《解放军文艺》杂志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从复刊号开始，他们先后就点名批判过我们刊物发表的十几篇作品，使我们几乎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地位上。为了保全这家军队唯一的文艺刊物，编辑部不得不搞了一个汇编会，发动全社人员来集体把关。每期刊物要发的全部稿件，在一校样出来后，分给每个同志交叉阅读，然后拿出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从政治内容到个别字句，直到标点、排版，进行评论。每当召开汇编会的时候，我们都爱听吴之南同志的发言。他那风趣语调、广博知识，常常使压抑的会场，增添了轻松的气氛。不论是各军兵种的军事知识，各部门领域的基本常识，还是外语、方言，吴之南同志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因此，他看过的校样，领导都比较放心，我们这些编辑照改准没错。从这部集子中的长篇散文《浪踪云影》中，就可以看出吴之南同志那丰富的知识面。我在海南岛待过整整8年，足迹走遍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算得上是半个海南人。但我读这篇长散文的时候，我不得不为吴之南同志对海南的熟悉程度而折服。他对海南酌古斟今，天马行空，有如行云流水，或叙事，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把海南这个大特区的优势劣势，发展前途，刻画得何等准确，何等精彩！你很难想象这篇堪称为“海南小百科”的长散文，竟是出自一位仅仅在海南作过一个多月采访的作家之手！

最使我佩服的是吴之南同志的坚强党性。在“四人帮”大

肆鼓吹写“军内走资派”的时候，某些自称为反“四人帮”英雄的作家，亦步亦趋，大写起“顶风战士”来。《解放军文艺》杂志在这强大政治压力下，一直负隅顽抗到毛泽东同志逝世那一期，才不得不发表了一两篇写“走资派”的小说。这和吴之南同志坚决抵制是分不开的。他曾为那一篇篇把我军指战员糟蹋得一钱不值的来稿感到痛心疾首，他千方百计不让这些作品在军队自己刊物上出笼，以毒害青年。相反，对于那些歌颂人民军队光荣传统，表现人民战士高尚情操的作品，他则不遗余力给予扶持。北海舰队的一位业余作者，写了一篇反映人民战士在军事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小说，颇有生活气息。但由于作者刚刚步入文学园地，几经修改，均达不到发表水平。吴之南同志干脆把作者召到编辑部，采访了大半天，然后和作者一起重新构思、重新创作。这篇作品后来以原作者名字发表后，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好评。

打倒“四人帮”后，吴之南同志当上了副社长，负责主编《解放军文艺》，我接替他当了小说编辑组的组长。在那新旧交替的时期，“左”的影响还严重充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当中。刊物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出了“政治纰漏”，简直是“动辄得咎”。我们常常处在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下。吴之南同志凭着他的高瞻远瞩的眼光，不怕犯错误，带领全体编辑人员，闯禁区，攀高峰，为军事文学的繁荣而奋斗。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序”，就是他这方面的胆识的见证。军队在新时期中涌现了一大批虎虎有生气的中青年作家，有许多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凝聚了吴之南同志的许多心血。这些作家恐怕都不会忘了吴之南同志吧？！

要闯，要干，就要担风险。有了问题，吴之南同志总是

主动承担责任，从不把责任上推下卸。我们在他手下干，都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因此，干起活来心情舒畅。不过，我们舒畅，作为领导的吴之南同志他承受的压力又有多大啊！后来，我当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不久又调到地方一家出版社当了社长，当家才知油盐柴米贵，我才深切体会到这样承担责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要干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有些人往往不是这样，甚至认为你承担责任，是包庇直接责任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十分怀念在吴之南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那是多么幸福的岁月啊！

散文是美的艺术。我们读《古文观止》时，常常为古代散文家那朗朗上口、美不胜收的文章而拍案叫绝。我读吴之南同志的散文，也常有叫绝之慨。他的许多散文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游记。请看他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就像读一幅秀丽清新的山水画。那漓江的水是什么样子？

在丽日蓝天中看漓江，恰似一幅工笔画：山的每重皱襞，水的每一层波纹，两岸摇曳生姿的风尾竹，团团如盖的老榕树，无不纤毫毕具，历历在目；于晨炊暮霭中看漓江，则似一幅写意画：山影幢幢，月色空朦，真山真水变得突兀朦胧，反倒显得似是而非，别有意趣；在斜风细雨中看漓江，则是一幅泼墨山水画：那打在树梢、滴落岩壁、流入江中的雨点，分明是画纸上墨汁未干留下的泪痕。……

这描叙，音调铿锵，色彩斑斓，似乎色香味俱佳！

你再读他的《排空御气，碧落观日》，把高空观日出、观云彩的奇观，写得多么磅礴、多么瑰丽！那别具一格的笔调，

更增添了文章的韵味！

读吴之南同志的散文，简直就是一次美的享受！

人总有顺境与逆境，顺境考验人，逆境也考验人。目前，吴之南同志正处在逆境中，他正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着。不过，他在病床上，还坚持学习王码电脑五笔字型输入的操作技术，甚至达到了相对熟练的程度。许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或是对编辑工作的钟爱，他离开书稿和文字，好像也没办法活似的。就在病重期间他还向编辑部要了两部书稿看。不到20天看完了90万字的书稿，并写了千余字的审读意见；就是在病床上，还要对编辑部送来的一周三四种报纸进行“大会餐”。这里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句名言制成的桂冠带在之南同志的头上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每当同志们到病床前探望他时，他都是忍着极大的疼痛，冒着满头虚汗，运足全身尚存的气力，和平常一样，用他那铜钟一样的声调，时而绘声绘色，时而哈哈大笑，请看，这是在他与病魔夺时间又绝不向病魔屈服的情况下跟大家说的话：“它（癌症）只让我活三到四个月，我要能活上半年就赚它两到三个月，要能活八个月就赚它半年！哈哈哈哈哈！”同志们的热泪再也止不住了！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使每个前去探望的人都为之感动。也就在这与恶疾斗争瘦了十几斤、掉光了头发之际，他对这部集子仍逐篇逐句地进行整理，特别是那篇《浪踪云影》长散文，许多章节几乎进行了重写，表现了他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他的这一切，时常激励着我去生活和战斗！他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1992年11月9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黄浪华
---------	-----

浪踪云影——岭海三杂	(1)
------------------	-----

(原题《酌古斟今话海南》)

一、历史的偏颇	(5)
---------------	-----

二、海南是“罪恶渊薮”吗?	(6)
---------------------	-----

- “罪徒麋集”，不是海南的过错

- “囚徒”并非都是罪人

- 真正的罪犯，海南并不欢迎

三、海南是蛮夷之邦吗?	(12)
-------------------	------

- 炎热的气候是大自然的特殊赏赐

- 令人丧魂失魄的台风也是“财富”

- 蛮夷之邦的荆冠，无损海南的令誉

四、海南人是“化外之民”吗?	(19)
----------------------	------

- 美是留有时代烙印的

- 请不要责怪黎族妇女，追求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 地灵人杰，俊彦辈出

- 海南一体，汉黎一家

五、海南人是逐客之主吗?	(38)
--------------------	------

- 海南人排不排外?

- 海南人本是热情好客的主人

- 苏公祠和五公祠的启示

- 海南人独具慧眼

- 不以微瑕而掩美玉
- 并无地域观念，唯敬高风亮节
- 缺德皇帝也休想在海南为自己立庙树碑
- 人心不古吗？
- 来自千里之外的潮汕人

六、是蕞尔小岛，弹丸之地吗？ (66)

七、琼岛就是“穷”岛吗？ (71)

- 现在还是比较穷，但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了！

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海南是个“多面人”。 (77)

- 金饭碗的碗底有个聚宝盆
- 俯拾皆是财富
- 金饭碗里的阳光比别处更灿烂
- 金饭碗里盛了个水果王国
- 金饭碗里有个绿金宝库
- 金饭碗里盛着“海鲜总汇”
- 旅游处处有胜景

九、风物长宜放眼量 (93)

- 并行不悖的两套大循环
- 馋人赴宴
- 要提防剪刀锋利的刃口
- 走活一盘棋
- 顾此而不要失彼
- 民以食为天
- 三管齐下核为本

十、廉政第一，惟才是举	(111)
• 要因事设人，因材施教	
• 道德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 要尊发展生产为上帝	
十一、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117)
十二、富岛和强兵	(118)
十三、尾声	(124)
 西行散记	(128)
一、万里长江行	(128)
二、过二郎山及其它	(133)
三、战士	(139)
四、云彩	(144)
五、宝地	(147)
六、藏胞生活即景	(150)
 醺人微微酒旗风	(156)
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165)
排空御气，碧落观日	(169)
只缘身在云山中	(174)
汕头特区行	(179)
兴旺发达的“华达宝”	(179)
巨人在九十年代崛起	(192)
南天一柱	(219)

敢教沧海变桑田 (231)

为朋友所写的序及通信 (248)

为权延赤《第三代开天人》所作的序 (248)

为张俊南《缉私船今夜出海》所作的序 (252)

为徐军《导游女》所作的序 (258)

关于长篇小说《雪山春秋》的通信 (263)

后记 (267)

浪 踪 云 影

——岭海三杂

(原题《酌古斟今话海南》)

何谓岭海？五岭之南称岭南，大抵即今两广属地。岭南之南与海相接，称为岭海，实为岭南之别称，尤为海南人所习用，作海南之雅称。

何谓三杂？文章杂驳，文白相间之谓。有见辄记，有闻随录，有感即发，将所见、所闻、所感杂然搀之，一杂也。

体例不一，集游记、政论、读书笔记于一体，杂然糅之，二杂也。

笔者力图融知识、趣味、思想于一炉，杂然铸之，是为三杂。

唯因其杂，索兴不求章法结构之严谨，笔势气韵之连贯，信马由缰，笔随意驰，故旁枝侧出，藤蔓衍延，之所以不梳不理、不剪不裁者，为使读者对海南之所知，不限于皮相而能稍入肌理，不止于骨骼而能略见血肉，不囿于当前，且能涉猎史籍稗官，此笔者之所愿。然心虽怀锦绣之念，涉笔则几若败絮之丝，笔不从心，良可叹也。其所以不揣鄙